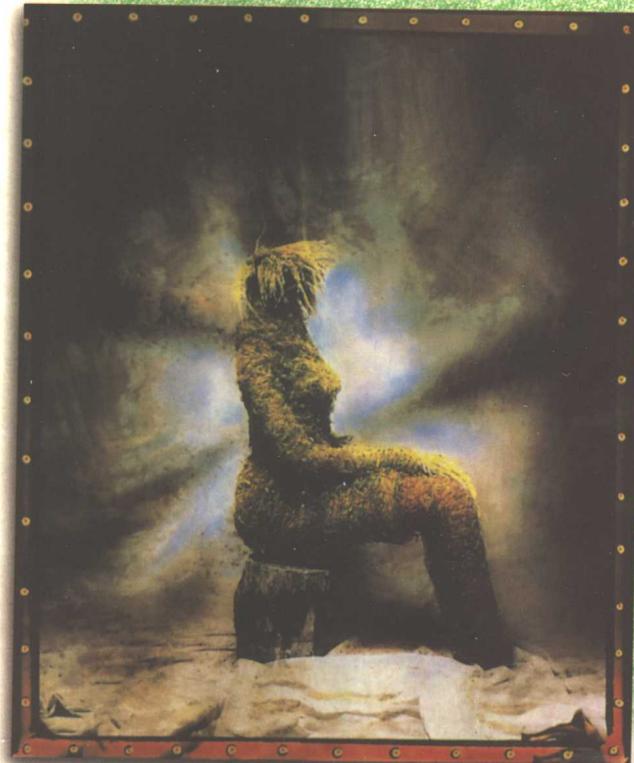


色之酷

渡边淳一著
赖明珠译

上
全译本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女人把男人当成
摆渡船夫的现代生活启示录

色之魅

色彩
设计



色彩设计作品

色彩设计大赛
色彩设计作品集

色　之　酷

渡边淳一 著

赖明珠 译

(上)

责任编辑:常行
封面设计:西岛

色 之 酷

渡边淳一 著

赖明珠 译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)

青海西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26 字数:550,000

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~6,000

ISBN 7-80587-365-8/1·336 定价(上、下册):44.80 元

内容提要

小说以极其细腻的笔触，讲述了多愁善感的中年评论家，大学教授秋叶与年轻朴实的酒吧小姐雾子，从相识同居到分手的故事。秋叶以其独有的经验和伤感，痴恋着雾子小姐的肉体，并在性爱和精神上对雾子施加影响。他们双栖双飞——一同避暑，一同到欧美旅游……但当秋叶为了实现永久占有雾子的目的，而资助她开办自己的服饰店的时候，眼界日开、性爱与世事方面逐渐成熟的雾子却永远离他而去。作品正是通过这一年轻女子与中年男人的恋爱经历，表现女性在爱情岁月中，由彷徨无知到成熟高贵的心理历程，并无情地戳破了浪漫男女企图在爱情中追求“绝对永恒”的梦想。

作者以特别细腻平实的手法，和最具现实感的哲理性叙述，再现了当代男女关系的微妙、困惑与真谛。而大胆奇妙的性心理与复杂异常的感情纠葛的描写，又使本书成为震撼心灵的罕有杰作。它因此引起空前强烈的反响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目 录

上 册

春 夜	(1)
夏 草	(59)
梅 雨	(121)
云 海	(159)
晚 香	(225)
摇 光	(263)
白 夜	(331)
秋 实	(369)

下 册

冬 萌	(465)
春 愁	(541)
残 花	(581)
短 夜	(639)
峰 云	(691)
病 叶	(755)
秋 色	(801)

春夜





春 夜

“新干线”列车越过多摩川。进入东京，此时暮色已淹没了街道。

秋叶大三郎很喜欢这时候的东京。六点将至，大楼窗口和商店街的灯火逐一地亮了，行驶在路上的汽车也开了小灯。大都会正要改变风貌，由明亮的白昼进入神秘的黑夜。

以四月初来说，今天的天黑似乎嫌早了些，也许是积压在天空的乌云所造成的错觉吧？只有西天一片红晕，许是吹着西风。

午后由京都出发时，已经开始下雨，不过那一大片乌云，可能还要一段时间才能从箱根飘到东京。

秋叶每个月要去京都的大学授课两天，今天从京都回来，经过品川，见到市中心的大楼逼在眼前，不禁松一口气想：终于回到东京了。

很多人说：“东京人没有故乡。”不过，耸立在黑暗中的大楼，毕竟还是让人有一种城市也是故乡的情怀。

在玻璃大楼的一角，映着草席色的云朵。秋叶注视着那些红黑交杂的斑点，想着抵达东京站后要做什么？

如果直接回涩谷的家，未免有些不甘。好不容易才来市中心一趟，而此刻京都中心傍晚的街道，正预示着春天的暖意，何不浅酌小吃一番再回去呢？

然而，一个人喝酒实在无趣，那么找一家熟店，和酒

色之酷

保聊聊天吧，又会妨碍人家做生意……。

注视着车窗，秋叶依次寻思着一些住在东京火车站附近的朋友。

那些五十岁上下的男人正忙着搞事业，如果火车到站以后，拨电话给他们，他们还在公司吗？就算在，也未必有空。

要不是傍晚的街道使他临时起意，早在离开京都前，就该先拨个电话去。

怀着些微的悔意，秋叶看到了有乐町的霓虹灯，脑中忽然浮现出能村平太的脸。

能村是秋叶高中同届的校友，如今是一家大型家电企业的广告部主任，和搞文艺评论的大学兼任教授秋叶，可说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。但正因为如此，两人谈起话来，就比较没什么可顾忌的。

“这家伙虽然也是个大忙人，但或许会在吧？”

秋叶自言自语着，并想起能村那边的另一个女人。

他不记得她的名字了，印象中那是一个孤苦无依的女人。

火车准时在六点十八分抵达东京车站。秋叶身穿一件棕色西装，肩上挂着一条围巾；右手提了一个小旅行袋，走下月台。

四月，正当新学期的开始，大学新生和送行的母亲，分外引人注目。在月台较深处，有一群人围成圆圈，象在为调职的朋友送行。

秋叶穿过人群，走下阶梯，在新干线剪票口左边的公

春 夜

用电话前停下来。

他一边回忆着能村平太的电话号码，一边按着按钮。果然能村现在还在公司。

“我现在在东京车站，你晚上有空吗？”

由于自己是心血来潮，秋叶说话采取低姿势。

“我正要去参加一个厂商的晚会，有事吗？”

“没什么特别的事，只是不想回家。”

“我八点以后有空，你能等吗？”

八点？还有两个钟头呢。应该会有地方打发时间吧？

“好，我等你。银座见，好吗？”

“好呀，那里比较近。”

“哦，对了，有一个女孩子……忘了什么名字，有点土气，看起来孤苦无依的样子。”

“孤苦无依？”

“就是说想吃味噌青花鱼汤的那个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！是里美。里美怎么了？”

“我们在里美那家‘魔吞’见面吧？”

他直接喊出店名，能村似乎吃了一惊。

“你对里美有意思吗？”

“没这回事。只是上回听她说的话很有趣。”

秋叶指的是能村约里美吃饭的事。那一次，不是正式的邀请，只是随口提议，结果里美说她想吃味噌青花鱼汤。

他记得当时能村苦笑着说：“车站或大学附近的饭店当然有这道菜，但是在银座要吃味噌青花鱼汤，可就难了。”

然而秋叶却为里美的话感动不已。

色之酷

银座多的是妖艳的女人，但象她这种想吃味噌青花鱼汤的倒是罕见，秋叶就是喜欢她的朴素。但是那次见面并没有发生任何事。

在银座林荫道的街角上，有一家专卖高级外国货的店，“魔吞”俱乐部就在同一栋大楼的六楼。

“魔吞”这两个汉字，是从法国小说家蓝波作品中的人物音译而来，选用的字虽然奇怪，“吞噬魔鬼”倒也很有些银座声色场所的味道。此外，这里的老板娘有一张圆脸，和曾主演电影“情妇玛依”的凯萨琳·奥佛立有点象。(译注：80年代重拍的“情妇玛依”由凯萨琳·丹妮芙主演)

秋叶走出电梯，站在店前，目光移到门口右手边的一个文字键盘上。

这家店采用会员制，要进去的话，先得在键盘上按出一组固定的句子。

“风中的羽毛……”

秋叶念着，按下“风中的羽毛”。这五个字正是所谓的暗号，刚按完，门便由内侧开启了。

他知道这句话出自于威尔第歌剧“弄臣”的歌词：“女人心，变幻莫测，一如风中的羽毛……”说不定店主正是要每个光顾的客人，都能明白这个道理。

这家俱乐部总共只有两个包厢，长形的地板，中央摆了一张S形的大桌子，顾客坐在桌旁，就有吧台的感觉。为了使客人不至于脸对着脸，桌子上有柱子或小酒柜，巧妙地保存了隐秘性。

夜晚的俱乐部，本来就是男人游乐的场所，但在刚进

春 夜

来的一瞬间，大多数人还是有点紧张。门一开，酒保喊道：“欢迎光临。”先到的客人也回头看，这时向里走的表情可就不尽相同了。

有的人羞愧地低着头；有的自认是熟手，便抬头挺胸；有的则四下张望，看有没有认识的人。

秋叶希望自己的举止尽量自然。

不过能村只带他来过两次，他还是有些窘迫。

“您一个人吗？”

“能村大概等一下会回来。

服务生似乎知道能村的名字，便把他领到 S 型桌子里面。

“就用能村先生的酒好吗？”

服务生说完，去准备冰块及矿泉水。尽管时间还不到八点，店里已经很挤了，这里的女孩即年轻又有几分姿色，这点可能是叫座的原因。

坐在俱乐部的位子上等小姐的时候，心情最不稳定；如果只有一个人，便是手足无措，只有靠吸烟来熬时间。秋叶吸着烟，正要用打火机点的时候，身后有个人说：

“对不起”。

回头一看，老板娘手中的打火机已经凑上来了。

“真难得，你会一个人来。”

“我和能村约八点。”

“谢谢。你是……秋叶先生吧？”

只来两次，就记得名字，这女人不愧是老板。秋叶从西装的内口袋掏出名片给她。

色之酷

“今天算我的帐。”

“没关系，算能村的好了，反正他每天都来。”

“不，这一次是我提议要求的。”

老板娘笑着点头。

虽然她才三十岁出头，但是在这群年轻的女孩中，只有她一个人穿和服，看起来就老练多了。她的脸孔并不算漂亮，可是丰富的表情却流露出一股聪明。

“您能来，真是我们的荣幸，不知道有没有熟的小姐？”

“这倒没有……”

秋叶慢慢吸着烟，若无其事地说：

“上次有一个女孩子叫里美是吧？”

“那就叫她吧。”

老板娘向侍者挥了挥手，叫他带里美过来。

“秋叶先生是大学教授？”“不过……”

名片上的某大学教授的职务，其实只是兼任性质，他主要的工作在文艺评论，不过他想没有必要交待那么清楚。

“我这种身份，好象不应该来这里。”

“没这回事。”

老板娘口中否认，心里可能正这么想。

“里美！这边。”

侍者带来的女孩，有些困惑地低着头。不错，这正是上回坐在身旁的女孩。

“我走了，请慢坐。”

老板娘一走，这里就只剩下他俩了。秋叶假咳了一声，仿佛要掩饰自己指名要人的羞赧，然后又打量起里美。

春夜

里美穿着一件黄红花纹的洋装，胸挂着白色的饰物。

比起上回的灰色连衣裙，这次要鲜艳多了，也许这是老板娘要她改的吧。

不过衣服的花样仍然脱不了乡土气息，胸前的装饰品也象小孩子挂的东西。她那瘦小的身材，走在街上会被误认为是刚从乡下来的大学生呢。

秋叶苦笑地想：这女孩还是适合吃味噌青花鱼汤。

“我上次跟能村一起来过，你记得吗？”

“记得呀，我们坐在那边。”

里美用手指着身后的包厢。

她说的没错，那时秋叶和里美相邻而坐。

刚开始，他觉得这女孩很孩子气，但多看几眼，他意外地发现她的五官十分端正，虽不是什么大美人，但鼻子和嘴巴都小巧而整齐。

最叫秋叶欣赏的是她雪白的肌肤，胸部被一个蝴蝶结挡住了，但是不施脂粉的脸，以及握住酒杯的手指，都白得有些透明的感觉。

“你是不是贫血？”他开玩笑地问。

里美却认真地摇头。

他很高兴，她的肌肤及神态跟上回一模一样。

“你是新来的吧？”

“才来一个月。”

“那么……上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才来二十天？”

秋叶、能村两人大约是十天前来过这里。

“第一次来银座吗？”

色之酷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里人?”

“北海道。”

秋叶点了点头。白皮肤和朴实的个性，的确象北海道来的女孩。

“喝点酒吧?”

“我酒量不太好。”

“不过，只喝一点点应该没问题。”

里美伸手拿起桌上的酒瓶。这时候，他隐约见到她耳朵到后脑的曲线。耳朵也很白，脖子上的细毛在霓虹灯下闪着银光。秋叶注视她，想象她耳朵红起来的样子。当然，里美并不知道秋叶正在想这些。

她调好威士忌之后就拘谨地坐着。“魔吞”的收费很贵，实在不该任女孩和自己那样隔阂，但是他觉得向里美要求太多，似乎有点残忍。

“家在北海道的那里?”

秋叶拿起一根烟，想藉抽烟掩饰自己的不自在。里美见他叼起烟，马上为他划火柴，连划了两三下才燃起来，点烟的动作也还生疏得很。

“函馆。”

“喔，函馆出美人。”

他听说函馆、松前、江差一带的女孩特别漂亮，有一次他在函馆车站前见到一个卖螃蟹的女孩，为之惊艳不已。

“离开故乡以后，就直接来东京了吗?”

“我还在千叶县呆了一阵子。”

春夜

“现在住哪里？”

“在胜哄桥桥头。”

在银座上班的女孩，大多住在青山、四谷附近，最近也有人在银座附近找房租较便宜的房子。”

“是不是公寓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很贵吧？”

“不会，那是店里的房子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最近很多店都供住宿。”

交谈间，秋叶兴起和里美单独约会的念头。

能村应该不会破坏好事，但是，如果要约会，在能村还没有来的时候，比较好开口。然而，话到嘴边，他还是有点紧张。

邀约一个俱乐部的女孩，有什么好紧张的？何况对方只是一个刚到东京一个月的小女生啊。

秋叶自己也吃惊了，也许，正因为她太年轻，自己才会心虚。

上一次里美说她二十三岁，那么四十九岁的秋叶足够当她的父亲了。这是他第一次向这种年龄的女孩搭讪。

“从胜哄桥到店里，要花二十分钟吧？”

秋叶表面上镇定得很。

“晚上街上比较空，十分钟就到家了。”

“你一个人住在公寓里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里美做这一行才不久，讲话太简洁，让人无法接腔。秋